

中国名人**家**经典

你要告诉我什么？尽量的告诉我。像一条河流似的，尽量把他的积源交给无边的大海。像一朵高爽的花，对着和暖的阳光一瓣瓣的展露她的秘密。

红
尘
万
丈
不
了
情

徐志摩

家



金 华
魏 丽 宏
编 著

辽海出版社

〈下〉

中国名人**家事**经典

你要告诉我什么？尽量的告诉我。像一条河流似的，尽量把他的积源交给无边的大海。像一朵高爽的葵花，对着和暖的阳光一瓣瓣的展露她的秘密。

红

尘

万

丈

情

藏

书

章

徐志摩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
藏书章

金 华
魏 丽 宏
编 著

家



辽海出版社

<下>



哥哥亲吻你一百次

——致陆小曼

(1928年6月17日)



红尘万丈不了情



亲爱的：离开了你又是整天过去了。我来报告你船上的日子是怎么过的。我好久没有甜甜的睡了，这一时尤其是累，昨天起可有了休息了；所以我想以后生活觉得太倦了的时候，只要坐船，就可以养过来。长江船实在是好，我回国后至少我得同你去来回汉口坐一次。你是城里长大的孩子不知道乡居水居的风味，更不知道海上河上的风光；这样的生活实在是太窄了，你身体坏一半也是离天然健康的生活太远的原故。你坐船或许怕晕但走长江乃至走太平洋决不至于。因为这样的海程其实说不上是



航海，尤其在房间里，要不是海水和机轮的声音，你简直可以疑心这船是停着的。昨晚给你写了信，就洗澡上床睡，一睡就着，因为太倦了，一直睡到今早上十点钟才起来。早饭已吃不着，只喝一杯牛茶。穿衣服最是一个问题，昨晚上吃饭，我穿新做那件米华色丝纱，外罩春舫式的坎肩；照照镜子，还不至于难看。文伯也穿了一件艳绿色的绸衫子，两个人联袂而行，趾高气扬的进餐堂去。我倒懊恼中国衣带太少了，尤其那件新做蓝的夹衫，我想你给我寄纽约去。只消挂号寄，不曾遗失的；也许有张单子得填，你就给我寄吧，用得着的。还有人和裹我看中了一种料子，只要去信给田先生，他知道给染什么颜色。染得了，让拿出来叫云裳按新做那件尺寸做，安一个嫩黄色的极薄绸里子最好；因为我那件旧的黄夹衫已经褪色，宴会时不能穿了。你给我去信给爸爸，或是他还上海，让老高去通知关照人和要那料子。我想你可以替我办吧。还有衬里的绸裤褂（扎



脚管的)最好也给做一套,料子也可以到人和要去,只是你得说明白材料及颜色。你每回寄信的时候不妨加上“Via Vancouver”^①也许可以快些。

今天早上我换了洋服,白哗叽裤,灰法兰绒褂子,费了我好多时候,才给打扮上了,真费事。最糟是我的脖子确先从十四寸半长到了十五寸;而我的衣领等等都还是十四寸半,结果是受罪。尤其是瑞午送我那件特别 Shirt^②,领子特别小,正怕不能穿,那真可惜。穿洋服是真不舒服,脖子、腰脚全上了镣铐,行动都感到拘束,那有我们的服装合理,西洋就是这件事情欠通,晚上还是中装。

饭食也还要得,我胃口也有渐次增加的趋势。最好一样东西是桔子,真正的金山桔子,那个儿的大,味道之好,同上海卖的是没有比的,吃了中饭到甲板上散步,走七转合一哩,

① “途经温哥华”之意。

② 衬衫。



我们是宽袍大袖，走路斯文得很。有两个牙齿雪白的英国女人走得快极了，我们走小半转，她们走一转。船上静极了的，因为这是英国船，客人都是些老头儿，文伯管他们叫做 retired burglars^①，因为他们全是在东方赚饱了钱回家去的。年轻女人虽则也有几个，但都看不上眼，倒是一个似乎福建人的中国女人长得还不坏。可惜身边永远有两个年轻人拥嚷着，说的话也是我们没法懂的所以也只能看看。到现在为止，我们跟谁都没有交谈过，除了房间里的 boy^②，看情形我们在船上结识朋友的机会是少得很，英国人本来是难得开口，我们也不一定要认识他们。船上的设备和布置真是不坏；今天下午我们各处去走了一转，最上层的甲板是叫 sun deck^③ 可以太阳浴。那三个烟囱之粗，晚上看看真吓人。一个游泳池真不坏，碧清的水逗人得很，我可惜不会游水，否则天热了，一天浸在

① 退休小偷。
② 指服务员。
③ 日光甲板。



里面都可以的。健身房也不坏，小孩子另有陈设玩具的屋子，图书室也好，只是书少而不好。音乐也还要得，晚上可以跳舞，但没人跳。电影也有，没有映过。我们也到三等烟舱里去参观了，那真叫我骇住了，简直是一个 China town^① 的变相，都是赤膊赤脚的，横七竖八的躺着，此外摆有十几只长方的桌子，每桌上都有一两人坐着，许多人围着。我先不懂，文伯说了，我才知道是“摊”，赌法是用一大把棋子合在碗下，你可以放注，庄家手拿一根竹条，四颗四颗的拔着数，到最后胜下的几颗定输赢。看情形进出也不小，因为每家跟前都是有一厚叠的钞票：这真是非凡，赌风之盛。一至于此！还有一件奇事，你随便什么时候可以叫广东女人来陪，呜呼！中华的文明。

下午望见有名的岛山，但海上看不见飞鸟。方才望见一系列的灯火，那是长崎，我们经过不停。明日可到神户，有济远来接我们，文伯或

① 中国城。



许不上岸。我大概去东京，再到横滨，可以给你寄些小玩意儿，只是得买日本货，不爱国了，不碍吗？

我方才随笔写了一篇卞昆冈的小跋，寄给你，看过交给上沅付印，你可以改动，你自己有话的时候不妨另写一段或者附在后面都可以。只是得快些，因为正文早已印齐，等我们的序跋和小鹑的图案了，这你也得马上逼着他动手，再迟不行了！再伯生他们如果真演，来请你参观批评的话，你非得去，标准也不可太高了，现在先求有人演，那才看出戏的可能性，将来我回来，自然还得演过。不要忘了我的话。同时这夏天我真想你能写一两个短戏试试，有什么结构想到的就写信给我，我可以帮你想。我对于话剧是有无穷愿望的，你非得大大的帮我忙，乖囡！

你身体怎样，昨天早起了不太累吗？冷东西千万少吃，多多保重，省得我在外提心吊胆的！



妈那里你去信了没有？如未，马上就写。她一个人在也是怪可怜的。爸爸娘大概是得等竟武信，再定搬不搬；你一人在家各事都得警醒留神，晚上早睡，白天早起，各事也有个接洽，否则你迟睡，淑秀也不早起，一家子就没有管事的人了，那可不好。

文伯方才说美国汉玉不容易买，因为他们不承认汉玉，且看怎样。明儿再写了，亲爱的，哥哥亲吻你一百次，祝你健安。

摩摩 十七日夜

红尘万丈不了情



你无时不在我的念中

——致陆小曼

(1928年6月18日)

红尘万丈忘不了情

亲爱的：我现在一个人在火车里往东京去；车子震荡得很凶，但这是我和你写信的时光，让我在睡前和你谈谈这一天的经过。济远隔两天就可以见你，此信到，一定远在他后，你可以从他知道我到日时的气色等等。他带回去一束手绢，是我替你匆匆买得的，不一定别致；到东京时有机会再去看看，如有好的，另寄给你。这真是难解决，一面为爱国，我们决不能买日货，但到了此地看各样东西制作之玲巧，又不能不爱。济远说：你若来，一定得装几箱回去才过瘾。说起我让他过长崎时买一框日本



大樱桃给你，不知他能记得否。日本的枇杷大极了，但不好吃。白樱桃亦美观，但不知可口不？我们的船从昨晚起即转入——岛国的内海，九州各岛灯火辉煌，于海波澎湃夜色苍茫中，各具风趣。今晨起看内海风景，美极了，水是绿的，岛屿是青的，天是蓝的；最相映成趣的是那些小渔船一个个扬着各色的渔帆，黄的、蓝的、白的、灰的，在轻波间浮游。我照了几张，但因背日光，怕不见好。饭后船停在神户口外，日本人上船来检验护照。我上函说起那比较看得的中国的女子，大约是避绑票一类，全家到日本上岸。我和文伯说这样好，一船上男的全是蠢，女的全是丑，此去十余日如何受得了。我就想象如果乖你同来的话，我们可以多么堂皇的并肩而行，叫一船人尽都侧目！大锋头非得到外国出，明年咱们一定得去西洋——单是为呼吸海上清新的空气也是值得的。

船到四时才靠岸，我上午发无线电给济远的，他所以约了鲍振青来接，另外同来一两个



新闻记者，问这样问那样的，被我几句滑话给敷衍过去了，但相是得照一个的，明天的神户报上可见我们的尊容了。上岸以后，就坐汽车乱跑，街上新式的雪佛洛来跑车最多，买了一点东西，就去山里看雌雄泷瀑布，当年叔华的兄姊淹死或闪死的地方。我喜欢神户的山，一进去就扑鼻的清香，一般凉爽气侵袭你的肘腋，妙得很。一路上去有卖零星手艺及玩具的小铺子，我和文伯买了两根刻花的手杖。我们到雌雄泷池边去坐谈了一阵，暝色从林木的青翠里浓浓的沁出，飞泉的声音充满了薄暮的空山：这是东方山水独到的妙处。下山到济远寓里小憩；说起洗澡，济远说现在不仅通伯敢于和别的女人一起洗，就是叔华都不怕和别的男性共浴，这是可咋舌的一种文明！

我们要了大葱面点饥，是葱而不臭，颇入味。鲍君为我发电报，只有平安两字，但怕你们还得请教小鹤，因为用日文发要比英文便宜几倍的价钱。出来又吃鳗饭，又为鲍君照相



(此摄影大约可见时报)，赶上车，我在船上买的一等票，但此趟急行车只有睡车二等而无一等，睡车又无空位，怕只得坐这一宵了。明早九时才到东京，通伯想必来接。后日去横滨上船，想去日光或箱根一玩，不知有时候否，曼，你想我不？你身体见好不？你无时不在我念中，你千万保重，处处加爱，你已写信否？过了后天，你得过一个月才得我信，但我一定每天给你写，只怕你现在精神不好，信过长了使你心烦。我知道你不喜我说哲理话，你知道你哥哥爱是深入骨髓的。我亲吻你一千次。

摩摩 十八日

红尘万丈不了情



想想我俩共同的幸福

——致陆小曼

(1928年6月23日)

红尘万丈忘不了情

六月二十五：明天我们船过子午线，得多一天。今天是二十五，明天本应二十六，但还是二十五；所以我们在船上的多一个礼拜一，要多活一天。不幸我们是要回来的，这捡来的一天还是要丢掉的。这道理你懂不懂？小孩子！我们船是向东北走的，所以愈来愈冷。这几天太太小姐们简直皮小氅都穿出来了。但过了明天，我们又转向东南，天气就一天暖似一天。到了 Victoria^① 就与上海相差不远了。美国东部

① 维多利亚。



纽约以南一定已经很热，穿这断命的外国衣服，我真有点怕，但怕也得挨。

船上吃饱睡足，精神养得好多，面色也渐渐是样儿了。不比在上海时，人人都带些晦气色。身体好了，心神也宁静了。要不然我昨晚的信如何写得出？那你一看就觉得这是两样了。上海的生活想想真是糟。陷在里面时，愈陷愈深；自己也觉不到这最危险，但你一跳出来，就知道生活是不应得这样的。

这两天船上稍为有点生气，前今两晚举行一种变相的赌博：赌的是船走的里数，信上说是说不明白的。但是 *auction sweep*^① 一种拍卖倒是有点趣味——赌博的趣味当然。我们输了几块钱。今天下午，我赛马，有句老话是：船顶上跑马，意思是走头无路。但我们却真的在船上举行赛马了。我说给你听：地上铺一条划成六行二十格的毯子，拿六只马——木马当然，放在出发的一头，然后拿三个大色子掷在地上；

① 大甩卖。



如其掷出来是一二三，那第一第二第三三个马就各自跑上一格；如其接着掷三个一点，那第一只马就跳上了三步。这样谁先跑完二十格，就得香槟。买票每票是半元，随你买几票。票价所得的总数全归香槟，按票数分得，每票得若干。比如六马共卖一百张票，那就是五十元。香槟马假如是第一马，买的有十票，那每票就派着十元。今天一共举行三赛，两次普通，一次“跳浜”；我们赢得了两块钱，也算是好玩。

第二个六月二十五：今天可纪念的是晚上吃了一餐中国饭，一碗汤是鲍鱼杂片，颇可口，另有广东咸鱼草菇球等四盆菜。我吃了一碗半饭，半瓶白酒，同船另有一对中国人；男姓李，女姓宋，订了婚的，是广东李济琛的秘书；今晚一起吃饭，饭后又打两圈麻将。我因为多喝了酒，多吃了烟，颇不好受；头有些晕，赶快逃回房来睡下了。

今天我把古董给文伯看：他说这不行，外国人最讲考据，你非得把古董的历史原原本本



的说明不可。他又说：三代铜器是不含金质的，字体也太整齐，不见得怎样古；这究竟是几时出土，经过谁的手，经过谁评定，这都得有。凡是有名的铜器在考古书上都可以查得的。这克炉是什么时代，什么□铸的，为什么叫“克”？我走得匆促，不会详细问明，请瑞午给我从详（而且须有根据，要靠得住）即速来一个信，信面添上——“Via Geattle^①”可以快一个礼拜。还有那瓶子是明朝什么年代，怎样的来历，也要知道。汉玉我今天才打开看，怎么爸爸只给我些普通的。我上次见过一些药产什么好些的，一样都没有，颇有些失望。但我当然去尽力试卖。文伯说此事颇不易做，因为你第一得走门路，第二近年来美国人做冤大头也已经做出了头。近来很精明了，中国什么路货色什么行市，他们都知道。第二即使有了一买主，介绍人的佣金一定不小，比如济远说在日本卖画，卖价五千，卖主真到手的不过三千，因为

红尘万丈不了情

① 途经 Geattle。